

B2、不應怖畏而怖畏大乘體對修證佛果的深遠障礙分五：C1、請問，C2、釋不應怖畏而怖畏之果報，C3、再問何因生此怖畏，C4、釋四因緣而生怖畏，C5、不應怖畏而怖畏之對治

C1、請問

問：若爾，有人於中怖畏，過失云何？

這個問題，同樣也是為了引發下一個偈頌，並解釋下一個偈頌而提問的。也就是說，前面已經說明，小乘法並不是得無上菩提的方便；得無上菩提，要憑藉成熟眾生跟成熟諸佛法來作為得無上菩提的方便。若是如此，那麼如果有人對於這件事情生起「怖畏」——也就是恐懼、不信受——請問這樣會有什麼過失呢？

這裡所說的「怖畏」，是指有人聽聞大乘法所宣說的一切成佛方便之後，內心生起恐懼與退縮。譬如說，菩薩若要成就佛道，就必須於無量億萬劫當中，久處生死苦，要自利利他，要修一切的難行苦行、難捨能捨，不光是捨財寶、捨妻子兒女，還要能捨自己的自體。如此長劫修行之後，才能成就無上菩提。有些人在聽聞這些之後，就對這件事感到恐懼，接著便毀謗說：「哪有這回事？成佛哪裡需要如此？」於是，就變成對大乘法生起毀謗。

其次，還包括說聽聞「諸法空」的道理。因為有些人在聽聞諸法空之後，無法信受解了諸法空的道理。當他聽聞「一切法皆空」時，由於眾生本來就具有「我執」與「我所執」，總是執著有種種事物，總是想要去抓住一個什麼樣的事物，讓自己的執著心有所依止。現在聽聞一切法皆空、什麼都沒有，他就感到害怕。就好像眾生臨命終時，由於「我執」、「我愛」的力量，會讓他特別的恐懼。因為，「我執」、「我愛」這時候會很強烈、很強大，然後眾生就在這種執著力量之下，結束現前這一期生命。當下生命結束，我執、我愛的力量仍不間斷，因此又引生中陰身現前。為什麼會有死亡？為什麼中陰身會出現？為什麼會有一個後有果報？依據佛法的理論來說，正是由於眾生「我執」與「我愛」的力量所導致的。當然，其中也有業力的作用；然而，會執取某個事物、會執取某個果報，主要是因為我執我愛導致他去執取的。因此，正因為有我執的緣故，當一個人聽聞「一切法皆空」時，便自然會感到恐懼：「難道修行到最後，竟然什麼都沒有、什麼都空？如果是這樣，我能夠忍受嗎？我能夠允許嗎？」當然不能夠忍受、不能夠允許。於是，便對這件事情生起「怖畏」——也就是恐懼與退縮。有怖畏之後，進一步就毀謗，認為「大乘非佛說」。

因此，這裡所說的「怖畏」，包括：第一，對於菩薩久處生死苦、難行能行、難捨能捨的菩薩道，心生恐懼；第二，對於「諸法空」的深妙道理，無法信受，導致他進一步產生毀謗。

C2、釋不應怖畏而怖畏之果報

偈曰：

不應怖而怖，由怖被燒然，

怖引非福故，長時過患起。

對於不應當「怖畏」（恐懼）的事產生怖畏，那麼由怖畏就要被燒燃。被燒燃當然就是指被火所燒。那什麼叫火呢？就是指惡道的火、地獄的火。因為怖畏，進一步毀謗大乘法，就要墮惡道，而被地獄的這些猛火所燒燃。

因此怖畏加上毀謗，能夠引發種種非福德的事情，使這個人於無量劫中，長久遭受種種過患。也就是說，一切的不幸、一切的過患、一切的苦惱，就會由此而起。這是偈頌簡單的意思。

釋文對讀：釋不應怖畏而怖畏之果報

釋曰：若人非怖畏處妄生怖畏，是人即墮極熱惡道而被燒然。何以故？

由此怖畏引大非福聚生，由此罪故能令是人經無量劫受大熱惱。

「釋曰」——底下是世親菩薩對於偈頌的解釋：

「若人非怖畏處妄生怖畏，是人即墮極熱惡道而被燒然。」

如果一個人，於不應當怖畏之處，因妄想分別與顛倒執著而生起怖畏之心，那便是錯誤的認知。本是一件吉祥之事、功德之事，既然如此，又怎麼會對這樣吉祥而具功德的事而產生恐懼呢？

大乘正法其利益不僅限於修行人而已，而是普遍饒益一切有情眾生，帶給一切有情利益與安樂。眾生之所以能夠解脫一切痛苦、證得無上菩提，也正是依憑大乘正法而得以成就。因此，大乘正法是一種大光明法，是極為殊勝、極為吉祥的事。然而，有些人面對如此殊勝吉祥之法，卻反而生起恐懼。為什麼會如此呢？原因就在於顛倒妄想與不如理作意，結果就妄生怖畏。生起怖畏之後，又進一步加以毀謗，因此此人便會墮入極熱惡道之中。當然惡道都是處於水深火熱當中，而這種水深火熱的苦惱達到極限、達到最極重的程度時，當然就是指地獄，特別就是無間地獄。眾生將因此墮入其中，為地獄猛火所燒燃。

接著論中說：

「何以故？」——為何會如此呢？

答了：

「由此怖畏引大非福聚生，由此罪故能令是人經無量劫受大熱惱。」

也就是說，最初的根源雖然只是怖畏，但由於怖畏而逐漸引發種種不如法的行為，例如毀謗大乘、破壞大乘正法等。如此一步一步地發展下去，便會招感廣大的「非福聚」。所謂「非福」，即是罪的意思；「非福聚」者，引發廣大的罪聚，無量無邊的罪聚集在一起。由於這樣的

罪業現前，因此使得那些怖畏、毀謗大乘正法的人，必須經歷無量劫的時間，承受廣大的熱惱。

《大品般若經》中曾記載，好像是舍利子向佛陀請問：「如果有眾生毀謗般若法門的話，請問他的過失是什麼？」然而，佛陀不願意說這個事情。舍利子就再三的請問。

佛陀之所以不願意說，是因為此事的後果實在太過嚴重。佛陀說：「如果我將這件事情完整說出來，那些曾經毀謗大乘、毀謗般若經的有情，聽聞之後，可能會生起極大的恐懼，甚至當下因承受不了而喪失性命。」因此，佛陀不願意宣說。然而，由於舍利子再三的請求，佛才勉強說出其中的內涵。

佛陀說，這樣的人首先會墮入地獄道之中。那麼，墮入地獄之後要經歷多久的時間呢？佛陀以一個譬喻來說明：此人必須歷經十方世界所有的地獄道。我們知道，每一個佛世界之中都有三界六道，其中包含地獄道；而他方世界同樣也有地獄道。即是說，十方世界之中，凡有眾生之處，皆有相應的地獄道存在。因此，這樣的人必須在一個又一個世界的地獄道之中受報。當此世界壞滅之後，又轉往他方世界的地獄道繼續受報；待彼世界壞滅之後，再轉至下一個世界。如此輾轉流轉，將十方世界的一切地獄道都經歷一遍。

那麼，十方世界究竟有多少呢？宇宙有邊際嗎？沒有邊際。若無邊際，則世界亦無量無邊。因此，要把所有世界的地獄道果報都受過一遍，接著，從地獄脫離之後，就要往鬼道、往畜生道，同樣必須歷經十方世界所有的鬼道、所有的畜生道，都要一一輪轉受報。直到如此漫長而無盡的歷程完成之後，這個人的罪業方能漸消除。

由此可見，毀謗大乘的罪業極其重大。光是這個罪，就要受這麼多的苦。因此，本論才說：「能令是人經無量劫受大熱惱。」至於何時才能真正出離呢？如果照佛此處所講的話，根本都不用想出離了。為什麼？因為十方世界無量無邊嘛，那輪轉得完！

因此，這段正是在說明因不應怖畏而怖畏繼而毀謗大乘所引生的長遠過患，以及由此而來的深重苦果。

C3、再問何因生此怖畏

問：彼人復有何因生此怖畏？

此處世親菩薩又進一步設問：「請問這個人究竟是由於什麼原因，而生起如此的怖畏呢？是什麼原因導致他面對大乘佛法這樣一個吉祥殊勝的法門，反而生起恐懼之心，進而否定大乘、毀謗大乘呢？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？」

底下便是彌勒菩薩的偈頌。由此可知，這個提問是為了引發後面的偈頌而設的。

偈曰：

非性非法朋，少慧少因力，

怖此深妙法，退失大菩提。

這首偈頌指出了四個原因：第一是「非性」(亦即非種性)；第二是「非法朋」；第三是「少慧」；第四是「少因力」。其中，「少因力」的「力」字要與前面的「少慧」連貫來理解，也就是「少慧力、少因力」的意思。

由於有這四種原因，因此便會怖畏、誹謗大乘深妙法。如此一來，就會永久的退失大菩提。

接下來是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釋文對讀分五：甲一、非種性，甲二、非法朋，甲三、少慧力，甲四、少因力，甲五、後敘總結

甲一、非種性

釋曰：

若人生怖，由四因緣。

一非種性，離菩薩性故。

也就是說，如果有一個人，對於大乘佛法這樣殊勝吉祥的法門生起怖畏之心，甚至進一步加以否定與毀謗，其背後乃是由於四種因緣所導致。

首先，第一個原因稱為「非種性」，也就是遠離菩薩種性。當然，若依《法華經》的立場來說，一切眾生皆可成佛。然而，依《解深密經》的說法，佛陀宣說「一乘」是有其密意存在的——因為所有的三乘聖人都同修一個「清淨道」所以才說一乘。

什麼叫清淨道呢？

也就是說，若要得到解脫、得到清淨，只有一條道路可走，那就是修學戒、定、慧三學。修戒定慧、修三十七道品，本質上它就是一條清淨之道。眾生依此道而得清淨，因此佛陀才說「一乘」。那這一部論後面還會進一步學習到佛陀宣說一乘的八種用意。這也說明了，一乘其實是在特定背景之下而宣說的。

若依《法華經》的立場而言，佛陀當初宣說一乘，主要是為了攝受「不定性」的眾生。

什麼叫不定性？

一切有情可分為有種性與無種性兩大類。有種性者，又可區分為三乘種性，包括菩薩種性、聲聞種性與獨覺種性。而這三類種性都稱為「定性」，因為其種性是決定的。若是菩薩種性，則能夠成佛；若是聲聞種性，最多成就阿羅漢果；若是獨覺種性，則成就辟支佛道。此

外，還有一類眾生稱為「不定性」。所謂不定性，就是其種性尚未決定。因為此類眾生的阿賴耶識中，同時具足三乘種性。他既可以證得獨覺道，也可以證得聲聞道，同時亦具備成就佛道的可能。其阿賴耶識中同時存在三種種性，所以稱為「不定性」。

因此，這一部論本身也解釋了佛陀宣說一乘的用意，主要是為了攝受不定性的聲聞，使其迴小向大；同時也是為了攝受不定性的菩薩，使其不退轉於無上菩提道；因此而宣說《法華經》。

由此可知，此處所謂「非種性」，是指此一眾生或者屬於聲聞種性、獨覺種性，或者根本沒有種性。所謂沒有種性的人，是永遠不可能解脫的。他連聲聞乘都不能成就，更何況是大乘佛果的成就呢？因此，唯有具足菩薩種性的人（包括定性的菩薩，以及不定性而具備菩薩種性的眾生），才具有信受大乘這樣的能力。

不過，就定性聲聞與定性獨覺而言，雖然他本身並不具足菩薩種性，但一旦他成就聲聞道或獨覺道之後，他也會信受大乘。原因在於，因為他已經轉凡成聖，已經具備無漏智慧。雖然他不是菩薩根性，但既然已經證得聖道，對於佛陀所宣說的大乘教法，自然也能深信不疑，不會因此而不相信大乘，更不會進一步毀謗大乘。不會這樣子。

因此這個地方的「非種性」是指一個不具足菩薩種性的人，並且他仍然處於凡夫位的眾生。由於他缺乏菩薩種性的根基，又尚未證得聖道，因此面對大乘深妙法時，便容易生起怖畏之心。

甲二、非法朋

二、非法朋，離善知識故。

其次，「非法朋」。偈頌中所說的「非法朋」，是相對於「法朋」而言。所謂「法朋」，就是在佛法、正法當中的朋友，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善知識。

朋友有很多種類。有些朋友會引導我們去造作惡業，日日沉溺於吃喝玩樂之中，這類朋友一般稱為酒肉朋友；而有些朋友則能夠提攜我們、幫助我們，尤其是在修學正法這條路，能夠幫助我們修行得解脫，這些朋友就叫「法朋」，也就是善知識。

因此，「非法朋」所代表的意思，就是離一切善知識，乃至於受到惡知識的攝受與影響。

譬如說，我們若親近惡知識——如同親近外道一般。由於他們自身不信正法，因此往往會引導我們毀謗佛法、懷疑佛法，乃至不相信佛法。又或者說，因為會說「大乘非佛說」的，往往都是小乘的人居多，假設我們親近一個小乘的人，他告訴我們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那我就跟著他，也這樣提倡「大乘非佛說」，那就變成被惡知識所影響，而產生對大乘的怖畏、乃至毀謗。

因此，本論將「離善知識故」列為生起怖畏大乘法的重要因緣之一。因為眾生所親近的對象，往往會深刻影響其知見與信心；若遠離善知識而親近惡知識，便容易失去正見，進而對大乘法生起怖畏乃至毀謗之心。

甲三、少慧力

三、少慧力，未解大乘法空故。

第三，「少慧力」。這就是偈頌第二句「少慧少因力」，將最後一字「力」貫通到前面的「少慧」起來理解。「少慧力」，代表智慧力下劣少許。由於過去生中未曾長久修學正法，所以本身所累積的善根與智慧，相對而言力量就少。

所謂「未解大乘法空故」，這一點在《解深密經》中其實也有提到。

經中指出，若一位眾生沒有經過累生、累世、累劫修集福德與智慧資糧，當他聽聞大乘法所說「諸法無自性」、「諸法法空」等道理時，往往容易生起恐懼，甚至進一步加以毀謗。如此一來，便會造下極重的罪業。因此，經中也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自己本身智慧力不夠的話，那麼在聽聞任何大乘法時，就不要妄下評斷說這個非佛說。世間確實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，有人會說某一部經典不是佛說的，又有人會說另一部經典不是佛說的。

就好像說有人就根據《楞嚴經》裡面的內容，然後就提出說這些內容不合理，因此就提倡《楞嚴經》不是佛說的；或者又有人認定某某經不是佛說的。由此便產生毀謗之言。

然而，《解深密經》在此提醒我們，若自身智慧力不足，當聽聞大乘法空的道理無法理解，或對於大乘甚深微妙的法義一時不能領會，那麼應當怎麼辦呢？勉強自己去相信，然後就閉嘴。你只要相信就好，先依於信受而學習，不要因為一時無法理解，便急於否定或批判。因為佛陀本身的智慧廣大、高深，佛陀歷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，才證得這個真理，憑什麼以我們凡夫有限而下劣的心，以我們凡夫這種很淺薄的智慧，只讀過一遍經文就妄想能通達呢？因此，我們凡夫在讀誦大乘經典時，聽不懂、看不懂，其實是十分正常的事情。我們不能因為不懂就否定這個經，是不是？

因此《解深密經》告訴我們，我們只管相信就好，然後不要講任何話，以免造下謗法之業。那麼，會毀謗大乘的人，是什麼原因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正是由於本身智慧力不足。在經當中就講，若能夠聽聞大乘法空的道理，或者是在閱讀《大般若經》等甚深經典時，仍然能夠不生毀謗之心，這代表什麼呢？這代表他是一個久修福德智慧資糧的菩薩，因此才能夠做到不疑、不謗，而生起信受之心。所以說，「少慧力」也是導致眾生對大乘法生起怖畏，乃至進一步加以毀謗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四、少因力，先世不種諸波羅蜜自性善根故。

第四，「少因力」。「少因力」即偈頌「少慧少因力」中的「少因力」，意思是指自身過去所修集的福德智慧之因、菩提資糧之因，與及一切善根之力皆是少許的。也就是說，因為過去世沒有種「波羅蜜多自性善根」，故稱為「少因力」。所謂「波羅蜜多自性善根」，是指以波羅蜜多為體性的善根。換言之，過去世未曾修習布施波羅蜜多，乃至於未曾修習般若波羅蜜多等六「波羅蜜多」之善法。

然而，這並不是說過去世完全沒有修過布施等善行。實際上，過去世也有布施，但關鍵在於，這些布施並非「布施波羅蜜多」。那麼，何謂布施波羅蜜多呢？若要成為波羅蜜多，必須以「無所得」為方便。就是說，必須具足三輪體空的智慧。

雖行布施，但其中仍然是有相、有分別、有所得、有執取，那麼這樣的布施，多數凡夫皆能行之；有的往往只是為了追求福報，有的是為了得到好的名聲，這都不稱為「波羅蜜多」。以布施而言，若能不求果報、不求眾生報恩，只是單純為了成就大菩提而行施，並將一切善法迴向無上菩提，如此所修之善法，方可稱為布施波羅蜜多。其次，若能進一步以無所得為方便，也就是用「三輪體空」這樣的智慧來修善法，才真正稱為波羅蜜多。

因此，若過去世未曾修習以波羅蜜多為體性的善根，即稱為「少因力」。由於缺乏這樣深層次、以菩提為導向並具無所得智慧的因地修行，所以在面對大乘法時，容易生起怖畏，乃至造下謗法之業。

由此因緣，於甚深妙法橫生怖想。由此想故，於大菩提福智二聚應得不
得，是名為退。

汝今應知，此退過患最極深重。

「由此因緣，於甚深妙法橫生怖想。」

也就是說，因此這個眾生或者他不是菩薩種性；或者他沒有值遇善知識，反而是值遇惡知識；或者他本身沒有智慧力來通達大乘法，以提供本身不修不慧的善根；有以上的四個原因，就對於甚深微妙法「橫生怖想」——生起不如理的怖畏之心。這個「橫」就是不合理、不如理的意思。

本來這個深妙法，它能夠引導自己、也引導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；這麼殊勝吉祥的事情、這麼樣的一個廣大功德的事情，反而生起恐懼與不安。就好像說看見種種的好事情，我們應當要歡喜，結果卻反而憂愁苦惱，那就有問題。同理，對於深妙法生起怖畏，就是因為自己的心

識顛倒而不合理地生起這種怖畏。

「由此想故，於大菩提福智二聚應得不得，是名為退。」

也就是說，由於這樣的顛倒妄想，以及怖畏、分別乃至毀謗等心行，使得對於大菩提所具足的福德與智慧二種資糧，本來應當獲得，卻反而無法獲得，如是情況，即名為「退」。

當然，若是具足菩薩種性的有情，本來就能修集福德與智慧二種資糧，因此並不存在「應得不得」的問題；同時，具足菩薩種性的菩薩，當然也不會生起對大乘的怖畏以及毀謗。因此這段主要是告訴我們，如果這個眾生他對於深妙法有怖畏；由於怖畏之故，他當然就不能夠來修學大乘，亦無法積集福德與智慧資糧，而把這些福德、智慧的資糧都退失。所以，這個「退」的意思是說，本來就沒有得到，之後也不能得到。這是一個解。

另外，在《解深密經》中亦有提及，如果是一個具菩薩種性的凡夫眾生，那會不會有這「退」的問題呢？或許也會有。因為在經當中就講，即便是菩薩種性的有情，也可能聽聞法空之道理，但因無法正確理解而產生「惡取空」的見解，這種情況同樣可能導致怖畏乃至毀謗。因此，原本這個人應當於大菩提的福德、智慧資糧要成就的，因為怖畏使令他不得成就，就叫做「退」。這是另一個解。

世親菩薩接著又說：

「汝今應知，此退過患最極深重。」

也就是說，那麼現在你應當了知，這種退失的過患是非常的嚴重。

若以菩薩而言，沒有任何過患比退失大菩提更為嚴重。因為菩薩本以成就大菩提、證得大菩提為根本目標，結果卻怎麼樣？卻退失。那他還想成佛嗎？就不用想嘛。因此才說這個退失的過患很嚴重，他的罪是非常的嚴重的。

C5、不應怖畏而怖畏之對治分三：D1、如理思惟，D2、親證唯真，D3、研經窮理

D1、如理思惟分二：E1、順承續論，E2、八結辯證

E1、順承續論

已說怖過及怖因，次說不應怖畏因。

「已說怖過及怖因」，綜合前面所說，已經為我們宣說怖畏的過失，還有怖畏的因緣。所謂怖畏過失，也就是指前面講的，若眾生生起怖畏的話，會被惡道的大火所燒燃，這即是怖畏所導致的最後結果、過失。而怖畏之因，則是指前述所講的四種因緣——非種性、非法朋、少慧力、少因力。這四個即是導致眾生生起怖畏乃至毀謗大乘的因。

那接著就要宣說「次說不應怖畏因」——不應當怖畏的原因理由。也就是說，以下彌勒菩

薩所說的偈頌，就是要告誡我們佛弟子、告訴這些菩薩：「基於這些原因理由，因此對於大乘佛法這樣吉祥殊勝的事，不應當怖畏。」

透過下文所列舉的種種理由，然後讓我們對大乘佛法、大乘的深妙法不致怖畏，這個叫「不應怖畏因」——即是接下來要說明我們對大乘不應當有怖畏的原因何在。

E2、八結辯證

偈曰：

無異即互無，有異即險處，

無譬種種說，續說多門說。

非有如文義，諸佛甚深體，

聰慧正觀人，應知不應怖。

此處共有兩首偈頌，總計八句。那麼這八句就是告訴我們不應當怖畏，最後的結論是應當了知不要怖畏、不應當怖畏；而前面的內容，就是告訴我成立此結論的理由與依據。雖然偈頌的文字簡要，但是裡面的訊息的量很多，所以我們就直接看世親菩薩的解釋。

釋文對讀分九：甲一、無異即互無，甲二、有異即險處，甲三、無譬，甲四、種種說，甲五、續說，甲六、多門說，甲七、非有如文義，甲八、諸佛甚深體，甲九、後敘總結

甲一、無異即互無

釋曰：

無異即互無者，若汝言：「聲聞乘即是大乘，無異大乘體。」若如是者，

即聲聞、辟支佛乘復無有體。何以故？由得佛故。如是一切皆是佛乘，何

因怖耶！

第一句：

「無異即互無者」。

也就是說，「無異即互無」什麼意思呢？

接著以下一直到「何因怖耶」就是解釋。

首先：

「若汝言：『聲聞乘即是大乘，無異大乘體。』」

從這句話我們就能夠了解，原來「無異」究竟是什麼意思？

「若汝言：『聲聞乘即是大乘……』」

就是說，如果小乘佛弟子這樣主張：「聲聞乘就是大乘，大乘就是聲聞乘。」換句話說，聲聞乘本身等同於大乘，因此並不存在另一個獨立於聲聞乘之外的大乘。

接著：

「『……無異大乘體。』」

就是說，沒有另外一個、個別獨立存在的大乘體。因為聲聞乘本身就是大乘，所以不需要再建立一個不同於聲聞乘的其他大乘，這就叫作「無異大乘體」。

若從字面上來理解，聲聞乘就是大乘，聲聞乘等同於大乘，因此兩者沒有差別，可以作這樣的解釋。不過，它真正要表達的意思是，既然聲聞乘就是大乘，那麼就不存在另一個個別獨立的大乘。

如果你一定要說有一個大乘存在的話，那麼他們就會告訴你：「我們的聲聞乘就是大乘，我們的聲聞乘才是真正的大乘！至於你們所說的大乘，並不是真正的大乘。佛陀並沒有宣說你們所主張的那種大乘。你們自稱為大乘佛法，但其實那並不是大乘。換句話說，我們這個聲聞乘就是大乘，因此除了以聲聞乘為大乘之外，並不存在另一個個別獨立的大乘體，根本沒有這樣的大乘。」這就是小乘行者所會提出的主張。

接著論主答了：

「若如是者，即聲聞、辟支佛乘復無有體。」

如果事情真如你們所主張的那樣，那麼我就可以進一步推導出一個結果：你們所說的聲聞乘與辟支佛乘，也將不再成立、失去其獨立的體性。

「何以故？由得佛故。」

既然你們主張聲聞乘就是大乘，那麼這代表什麼意思呢？這就代表修學聲聞乘的人，最終也能成佛。因為既然聲聞乘就是大乘，那麼修聲聞乘最終所成就的果位，自然就是佛果。換句話說，修學聲聞乘的最終結果不再是證得阿羅漢果，也不是成就辟支佛果，而是成佛。

既然修聲聞乘最終必定成佛，那麼還有什麼所謂的聲聞乘與辟支佛乘可言呢？既然最後成就的都是佛果，那麼聲聞乘與辟支佛乘作為不同於佛乘的獨立乘體，自然就無法成立了。因為一切都被歸攝到大乘之中，聲聞乘與辟支佛乘也就失去了各自獨立存在的意義。進一步來說，既然你們主張聲聞乘就是大乘，那麼這就代表佛陀所宣說的一切法——只要是佛所說的——都應當屬於大乘。你不承認我們的大乘是佛說，反而主張只有聲聞乘才是佛說，而且聲聞乘就是大乘；若依照這樣的立場推論下去，就等於承認佛陀所說的一切法都是大乘。既然佛所說的一切法都是大乘，而聲聞乘又等同於大乘，那麼修學聲聞乘的人最終自然應當成佛。若修學聲聞乘最終必定成佛，而非證得阿羅漢果或辟支佛果，那麼聲聞與辟支佛這兩種乘體便無法成立。既然最終都歸於佛果，並沒有一個以阿羅漢果或辟支佛果為究竟目標的獨立乘體存在，那麼所謂聲聞乘與辟支佛乘，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基礎。因此，若依照你們「聲聞

乘即是大乘」的主張推論到底，最後的結果反而是：聲聞乘與辟支佛乘都將不存在，而只剩下一個佛乘。

論中接著又說：

「如是一切皆是佛乘，何因怖也？」

既然如此，一切的聲聞乘、一切佛說的最終都走向佛乘；聲聞乘就是大乘，大乘就是佛乘，那最終大家都是走向佛乘、皆歸於佛果。換言之，若聲聞乘即是大乘，則佛所宣說的一切法皆成為大乘法。如此則一切佛法皆導向佛乘，並無聲聞乘與辟支佛乘之別。既然一切皆歸佛乘，你在怕什麼呢？你為什麼要怖畏大乘呢？你為什麼要毀謗大乘呢？既然你們的聲聞乘就是大乘，你幹嘛要毀謗大乘、害怕大乘呢？沒有理由、沒有原因就害怕起來，這不合理嘛！

所以，偈頌所言「無異即互無」。

「無異」者，指小乘人主張，聲聞乘就是大乘，別無獨立大乘體了；其次，聲聞乘就是大乘，因此所有阿含經也都是大乘經，除了阿含經之外沒有其他的大乘經。這個就是「無異」的意思。

「互無」者，則是指在此主張之下所產生的雙重否定，互相沒有。你們小乘原本為了否定我們大乘，主張大乘是沒有的，大乘是非佛說的，聲聞乘即是大乘；可是當你說聲聞乘就是大乘的時候，等同於你本身也是透過大乘把你們自己的聲聞乘、辟支佛乘給否定掉了。當你講聲聞乘就是大乘的時候，當下就把你們自己的聲聞、辟支佛乘也否定掉了。一開始你是為了否定大乘，你才說聲聞乘就是大乘，阿含經就是大乘，除了阿含經作為大乘經以外，沒有其他的大乘經了。換句話說，你為了否定我們的《法華經》、《華嚴經》這樣的大乘經，你才說阿含經就是大乘經。但當你如此主張時，你雖然把我們的大乘經否定了，可是你有沒有想到說，當你主張阿含經就是大乘經，修阿含經便可成佛，那不就變成所有修阿含經的眾生最終都是成佛，沒有人因為修阿含經證阿羅漢、證辟支佛；也就是說，不存在阿羅漢、辟支佛這樣的小乘了。所以，當你這樣主張時，不但把大乘否定了，連帶也把你們小乘也否定掉了。換句話說，你原本的主張是否定大乘，可是你卻又說聲聞乘是大乘，那反過來變成又否定了你們小乘。簡單說，原本是小乘來否定大乘，然後，卻又說小乘就是大乘，變成他反過來又站在大乘的立場把小乘否定了。這個就是「互無」的意思。

以上便是第一個癥結「無異即互無」的意思。

甲二、有異即險處

有異即險處者，若汝許有異大乘體，此體即是一切智道，最為第一險處，

由難度故，此應仰信，何因怖耶！

然後，「**有意即顯處者**」，這是針對第二句偈頌的解釋。

「**若汝許有異大乘體……**」

也就是說，假設你同意、認可有一個個別獨立於小乘之外的大乘體性，亦即在聲聞、緣覺乘之外，確實存在一條獨立的大乘道路，此即稱為「有異」。

「**此體即是一切智道，最為第一險處……**」

也就是說，前面「無異」的意思，是指若主張聲聞乘即是大乘，因此不必另外建立一個獨立的大乘體；而此處「有異」則相反，是承認於小乘之外，確實別有一個獨立的大乘法體存在。若你同意此義，則此所謂大乘體，即是成就佛一切智的方便道。換句話說，因為你們所說的小乘，其最終所證得的不過是阿羅漢、辟支佛的果位，所以在小乘之外，必然還有一個個別獨立的大乘體。假設你同意這件事，那麼這個大乘體，也就是成佛之道，必須透過修學大乘，才能證得佛的一切智。所謂一切智，就是通達一切理、了知一切法的圓滿智慧。而這條成就一切智的道路，就稱為一切智道。此「**一切智道**」，乃是「**最為第一險處**」。

這個「險」，是指有阻礙、有困難的意思。也就是說，小乘道相對容易行走，阻礙與困難較少；而大乘道則不容易行走，它的阻礙多、困難多、障礙多，因此稱為「**最為第一險處**」。換句話說，若要成佛，所走的成佛之道不是那麼容易走，而是充滿種種難行苦行。例如一般所說的「難捨能捨、難行能行」，因此它的阻礙多、困難多、障礙也多，所以稱之為「**第一險處**」。

世親菩薩接著又說：

「**由難度故……**」

為什麼「**第一險處**」呢？由「**難度故**」。很多人雖然發心了、修行了，可是最終成佛的是少數。原因就在於，大多數人在修行過程中遭遇種種障礙與困難時，無法跨越、無法度過，因而中途退失。所以一切智道最難走、最難度。

接著說：

「**此應仰信，何因怖耶！**」

既然如此，這一條道路，這個成佛一切智的方便道，你應當要仰慕而信受才對，不應當恐怖它。

因為這條道路終所成就的，是佛的一切智；它所得到的結果，是最好的、最完美的、最殊勝的、最吉祥的。雖然這一條道路不好走，途中困難重重，而且要走到究竟圓滿的終點也極為不易，但是我們應當明白，正因為經歷了種種困難之後達到目的地，最終所享受的果實也是最甜美的。

就如同歷經辛苦耕耘之後所收穫的果實最為甘美一樣，菩薩經過無量劫的修學與磨鍊，

最後所證得的佛果，也是最圓滿、最珍貴的成就。因此，凡是真正了解這個道理的人，都應當對佛的一切智生起仰慕之心。既然仰慕佛的一切智，也就應當仰慕通往一切智的道路。對於一切智道，應當懷抱崇敬、尊重乃至信受之心才對，為什麼反而要害怕它呢？難道只是因為害怕它困難、不容易修行，所以就毀謗它嗎？這是不應該。正因為它最終所成就的是最殊勝、最圓滿的果德，所以我們更應當生起仰慕與恭敬之心，要相信它的真實，又怎麼會反過來對它生起害怕之心呢？

以上就是第二句「有異即險處」的意思。

（以上影音內容第 18 講）